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Discworld 碟形世界

卫兵！卫兵！

GUARDS! GUARDS!

【英】特里·普拉切特◎著 胡纾◎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Discworld 碟形世界

卫兵！卫兵！

GUARDS!
GUARDS!

【英】特里·普拉切特◎著 胡纾◎译

Guards! Guards! BY Terry Pratchett

Copyright: © Terry and Lyn Pratchett 1989

First published by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In association with Colin Smythe.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Nanning, Guangxi, P.R.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兵! 卫兵! / [英]普拉切特 著; 胡纾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7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408-6

I. 卫… II. ①普… ②胡…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789号

图进字: 21-2008-74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卫兵! 卫兵!

著 者 [英]特里·普拉切特
译 者 胡 纾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绘画 刘军威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2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7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7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7.00元

ISBN 978-7-5364-7408-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碟形世界的创造者——特里·普拉切特

特里·普拉切特是当代最著名的幽默奇幻作家,同时也是英语文坛最具影响力的讽刺作家之一。截至2007年2月,他的作品已在全球累计卖出5000万册。

普拉切特原名特伦斯·戴维·约翰·普拉切特,1948年4月28日出生于英国白金汉郡的比肯斯菲尔德。

与另一位英国幽默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不同,普拉切特并非名校出身。亚当斯毕业于剑桥大学,而据普拉切特自己说,他所受的教育全部来自于海威科姆技术中学和比肯斯菲尔德公共图书馆。

1971年,还在当记者的普拉切特被派去采访一家名为科林·史密斯的小出版社。在同出版社负责人彼得·班德·范·杜伦交谈时,他了解到该出版社正亟需一篇小说稿,就顺口提到自

己已完成的长篇小说《地毯一族》(The Carpet People),于是借此机缘,普拉切特当年顺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1980年,普拉切特担任了英国中央电力局的新闻官。1987年,他意识到自己已有能力以写作为生,便辞去了中央电力局的工作。转为全职作家后,他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两部小说。

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阅读”活动,这是英国有史以来对公众阅读口味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单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最受读者欢迎的100本小说中,普拉切特有5本入围,与文学大师查尔斯·狄更斯并驾齐驱。

据2005年《畅销书口袋年鉴》统计,在2003年英国精装小说出版市场中,普拉切特的作品占总销量的3.4%,占总销售金额的3.8%,其排名仅次于因《哈利·波特》而红遍全球的J.K.罗琳;而在平装小说出版市场中,普拉切特排名第四,紧随《魔戒》作者J.R.R.托尔金之后。

1998年,由于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普拉切特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官员勋章”,并先后在英国沃里克大学、朴茨茅斯大学、巴斯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取得了荣誉博士学位。

让普拉切特获得广泛读者和崇高声誉的是他的“碟形世界”(Discworld)系列。从1983年这一系列的首部小说《魔法的颜色》(The Colour of Magic)问世算起,到2006年,该系列共出版了36部长篇小说,并不断有新作品推出。该系列之所以取名为“碟形世界”,是因为系列中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状如碟子的世界里,这个碟子驮在四头巨象身上,巨象则踩在一只宇宙巨龟的背上。

“碟形世界”系列以超绝的幽默和奇妙的讽刺著称。普拉切特经常从文学经典(如荷马、莎士比亚、但丁等的作品)、科幻奇幻名著(如J.R.R.托尔金、厄休拉·勒古恩等的作品)、各国神话传说和民

间故事,甚至好莱坞电影(如《金刚》、《乱世佳人》等)那里“借用”概念,用以对比嘲讽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和科技,令人忍俊不禁,连连叫绝。

“碟形世界”系列中的许多小说都拥有相同的主角,因此可以按此标准将整个系列的几十本书大致归类,但有时候,一些书中的主角也会跑到另一些书中充当配角。同时,虽然该系列不少作品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却都与整个故事的主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碟形世界”系列大体上做到了“实时”发展——随着系列小说的陆续出版,角色的年龄也会相应地变化。

“碟形世界”系列中的《猫鼠奇谈》(The Amazing Maurice and His Educated Rodents)获得了2001年卡内基奖;系列中的另一部作品《巡夜人》(Night Watch)则获得了2003年的普罗米修斯奖。

“碟形世界”系列被大量改编成漫画、动画、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桌面游戏和电脑游戏等。2006年圣诞节期间,英国Sky One电视台播放了根据“碟形世界”系列中的《圣猪老爹》(Hogfather)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普拉切特本人还在剧中客串了玩具制造者的角色。尝到改编的甜头以后, Sky One电视台开始将普拉切特的更多作品改编为电视剧,并在2008年复活节期间播放了《魔法的颜色》和《异光》,2010年5月则播放了《开始邮政》(Going Postal)。这三部中普拉切特本人也都有出场。

由于其杰出贡献,2009年的英国女王新年招待会上,特里·普拉切特获得女王亲颁发的大英帝国骑士爵位。2010年,特里·普拉切特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终身成就奖。

可能是幽默乐观的缘故吧,花甲之年的普拉切特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即便在2007年12月,他声称自己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也没有停下写作的步伐。“碟形世界”系列作品仍在不断扩展,包括2007年的《赚钱》(Making Money, 获轨迹奖,并进入星

云奖决选)、2009年的《看不见的学位服》(Unseen Academicals,被提名轨迹奖)、2010年的《我要穿着午夜》(Shall Wear Midnight,获得安德鲁·诺顿奖)及2010年的《鼻烟》(Snuff,在史上首周书籍销售业绩中排行第三)。

您还在犹豫什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普拉切特的“碟形世界”开怀大笑吧。

题记：

人家管他们叫护卫、城市警卫队或者巡警。但无论名字怎样变，这些人在任何英雄主义的幻想小说里都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大约第三章的时候（或者电影开始十分钟以后）冲进屋里，轮番向主角发动进攻，并且被干掉。至于他们究竟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安排，从来没人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这些好家伙。

同时也献给迈克·哈里森、玛丽·金特尔、尼尔·盖曼，以及所有在我构思L空间时曾经送上帮助或者讥笑的人——太可惜了，当初咱们真该试试薛定谔的平装版……

龙的去向是这样的——

它们躺着……

不是死了,不是睡了,也不是在等待,因为等待意味着有所期待。我们要找的那个字眼多半是——

蛰伏。

另外,尽管它们占据的空间跟通常所知的空间不大一样,它们还是挤得很紧。每立方厘米都塞着前爪、后爪、龙鳞、尾巴尖,因此整体效果就仿佛一幅三维立体画,最终你的眼珠子会发觉一个问题:事实上,两条龙之间的空隙也还是一条龙。它们让你联想到一罐沙丁鱼,假使你心目中的沙丁鱼全都硕大无比、满身龙鳞,而且傲慢自大的话。

开启这个罐头的钥匙应该是有的,藏在某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里,世上最古老、最伟大、最肮脏的城市刚刚迎来黎明。稀疏的毛毛雨从安科—莫波克灰暗的天空往下滴答,穿透了盘旋在街道中间的河雾。各种各样的鼠辈继续过着自己的夜生活。夜色像潮湿的斗篷,在它的掩护下,刺客搞暗杀,小偷偷东西,妓女拉客人。诸如此类。

夜巡队的魏姆斯队长喝高了,他慢慢腾腾、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最后轻轻瘫倒在卫队哨所外的排水沟里。在他头顶潮湿的空气中,光线构成的古怪字母嘶嘶作响、变幻颜色……

这座城就是、就是、那啥,那个,女人。莫错,女人。嗓门大,火

气大,岁数大,几个世纪那么大。哄着你,让你那什么,爱,爱上她,然后把把你一脚踢开,踢断你的,那啥。那啥,嘴巴。舌头。扁桃体。牙。这就是它,她,的手段。她是只……那啥,你知道,女狗。小狗。母鸡。母狗。然后你就恨她了,再然后,再然后,你以为你已经把她,它,抛到、抛到,那啥地方去了,可接着她就跟你掏心掏肺,搞你个措手不、不、不那个,及。对,就是这个。从来别想知道自己该站哪儿,躺哪儿。只有一件事清清楚楚,你不能放她走。因为,因为她是你的,你只有她一个,哪怕是躺在她的排水沟里……

在魔法的第一学府幽冥大学,庄严的建筑被包裹在潮湿的黑暗中。此刻唯一的灯光来自崭新的高能量魔法大楼,微弱的八色光在大楼的小窗户里闪烁不停,说明某些头脑犀利的巫师正在捣鼓宇宙的构造,全不管对方是不是愿意。

当然,图书馆也还亮着。

幽冥大学的图书馆是多元宇宙里集合魔法文献最多的地方,成千上万册玄妙的知识沉甸甸地压在它的书架上。

据说大量的魔法可以严重扭曲凡人的世界,所以幽冥大学的图书馆并不遵循一般的时空法则。有人说它能永无止境地向下延伸,你可以在远处的书柜中间溜达好多天。还有人说在那里头某个地方,走失的学生组成了不同的部落,而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则潜伏着各种古怪的生物,另外还有许多更加古怪的生物把它们当做猎物。^①

^①以上这些全是胡扯。事实上,哪怕一大堆普普通通的书也能扭曲空间,任何去过那种真正的老式旧书店的人都可以作证。那种书店活像M.埃舍尔心情欠佳时的作品,楼梯间的数量比楼层的数量还要多,一排排书架通向几个小门,一看就知道正常大小的人类肯定没办法通过。这里涉及的等量关系是这样的:知识=力量=能量=物质=质量。说到底,好的书店其实只是个识文断字、彬彬有礼的黑洞罢了。

如果要深入充满霉味的黑暗去远处找书，聪明的学生一定会用粉笔在书柜上留下记号，并且告诉朋友们，如果自己没去吃晚饭，就赶紧派人搜救。

此外，因为魔法不可能被绑得很死，图书馆里的书也绝不仅仅是打成浆的木头和纸张而已。

纯粹的魔法在书脊上噼啪作响，顺着钉在书架上的铜栏杆传至地面；之所以需要这些铜栏杆，正是为了安全考虑。一道道微弱的蓝色火焰爬行在书柜之间，你还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纸张质地的窃窃私语，就好像这里栖息着一大群八哥。在寂静的夜晚，魔法书会聚在一起聊聊天。

此外还有呼噜声。

书架上的光线其实并不能照亮黑暗，反而更凸显了它的存在。不过借助那紫色的闪光，我们勉强可以看见一张又老又旧的书桌，就在主穹顶的正下方。

呼噜声来自书桌底下。一床破破烂烂的毯子盖着什么东西，乍看仿佛是一堆沙袋，但其实是只成年的雄猩猩。

这就是图书管理员。

如今很少还会有人对他是只类人猿说三道四。事情的起因是一场魔法事故——在强大的魔法书大量聚集的地方，这样的意外总是防不胜防——而且大家一般都认为他运气还不错。毕竟他的形态跟过去相比几乎毫无二致，再说人家也允许他继续过去的工作——干这活儿他确实挺在行的，尽管说“允许”其实不大准确。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他可以卷起上嘴唇，露出一口黄得吓人的牙齿；大学理事会从未见到过如此“牙”多势众的嘴，于是他的去留问题也就一直没人提起。

但现在又有了另一种声音，与之前的声音全然不同，那是大门被推开的嘎吱声。有人蹑手蹑脚地穿过图书馆，消失在一堆堆书

柜中间。魔法书纷纷发出愤怒的沙沙声，几本比较厉害的还摇响了自己的铁链。

图书管理员被轻柔地雨声所安抚，继续熟睡。

半英里^①之外，在排水沟的怀抱里，夜巡小队的魏姆斯队长张开嘴巴，唱起歌来。

此时，午夜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身着黑袍的人影，他借着沿途门廊的掩护一路小跑，最后来到一扇阴森、冷峻的大门跟前。一扇大门而已，竟能阴森到如此地步，真可谓煞费苦心。你会觉得人家肯定曾经把建筑师叫来，给了他非常详尽的指示。比方说，咱想要用深色的橡木搞出点叫人望而生畏的效果，所以你应该在拱门上放一个吓人的怪兽出水口，摔门的时候那动静要跟巨人的脚步声一样，事实上，要叫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你来按门铃，别指望能听到“叮咚”一声。

那人影在深色的木门上敲出一串复杂的暗号。有人拉开木栓，打开一个小窗口。一只警惕的眼睛从里头望出来。

“‘意味深长的猫头鹰在夜里高叫。’”来人一面说，一面拧着被雨水打湿的袍子。

“‘然则苍老的贵族悲伤地走向群龙无首的人们。’”格栅另一侧，一个声音吟咏道。

“‘万岁，为了老处女的姐妹的女儿欢呼。’”浑身滴水的人接口道。

“‘对于刀斧手，苦苦哀求的人都是一个高度。’”

“‘然而毫无疑问，玫瑰就在荆棘之中。’”

“‘好妈妈为迷途的男孩做了蚕豆汤。’”门后的声音说。

接下来是片刻的寂静，周围只剩下雨声。然后来人问：“啥？”

①1英里=1.61千米。

“‘好妈妈为迷途的男孩做了蚕豆汤。’”

又是一阵寂静，比先前持续得更久些。然后那个湿漉漉的人影说：“你确定粗制滥造的高塔没有在蝴蝶经过时狠狠地摇晃？”

“不，是蚕豆汤没错。抱歉。”

雨水嘶嘶地往下落，毫不留情地穿透了尴尬的沉默。

“那笼中的鲸鱼呢？”浑身湿透的访客拼命缩起身子，想借那扇紧闭的大门稍微挡挡雨。

“它怎么了？”

“它永远无法见识大海广袤的深度，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

“哦，笼中的鲸鱼。你要找的是暗夜之明理兄弟会。往底下走，再三个门。”

“那你们又是谁？”

“我们是天启及古老的易兄弟会。”

“我以为你们的聚会地点是在糖浆街。”思索片刻之后，那个湿漉漉的访客说。

“没错，那个，你知道的，每周二那房间回归纹细工俱乐部使。安排上出了点岔子。”

“噢？好吧，多谢。”

“别客气。”小窗砰的一声关上了。

黑袍人影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踩着满地雨水继续往前走。这里确实还有一扇门。修房子的家伙似乎懒得费神，设计压根儿没怎么变。

他敲过门，带木栅的小窗飞快地打开了。

“怎么？”

“听着，‘意味深长的猫头鹰在夜里高叫。’嗯？”

“然则苍老的贵族悲伤地走向群龙无首的人们。”

“‘万岁，为了老处女的姐妹的女儿欢呼。’OK？”

“‘对于刀斧手，苦苦哀求的人都是一个高度。’”

“‘然而毫无疑问，玫瑰就在荆棘之中。’这外头雨可大着呢。你知道的，对不对？”

“当然。”那语调显示出对方确实知道这一点，而且还知道他本人并没有站在雨里。

来人叹口气。

“‘笼中的鲸鱼永远无法见识大海广袤的深度。’”他说，“希望这句能让你高兴些。”

“‘粗制滥造的高塔在蝴蝶经过时狠狠地摇晃。’”

来人紧紧抓住窗口的栅格，把身子往上拉，然后恶狠狠地说：“快放咱进去，我全身都湿透了。”

又是一阵湿淋淋的沉默。

“那深度……你说的是广袤还是感冒？”

“广袤，我说的是。广袤的深度。因为那是，你知道，深度。是我，妙手兄弟。”

“我听着倒像是感冒。”隐藏在门后的看门人谨慎地说。

“听我说，你到底想不想要那本该死的书？反正我是无所谓，我可以回家睡觉去。”

“你确定是广袤？”

“听着，那该死的深度有多深我一清二楚。”妙手兄弟急切地说，“你还是个讨人嫌的菜鸟的时候我就明白它到底有多广袤。现在你到底开不开门？”

“那……好吧。”

只听门栓慢慢滑开，一个声音道：“你能不能推一下？天气潮湿的时候，未经教导者不可进入之知识大门老是有点卡。”

妙手兄弟用肩膀硬把门顶开，凶神恶煞地瞪了看门人兄弟一眼，然后急匆匆跑进屋里。

其他人都站在中心圣所里等着他，他们看上去略有些局促，表明这些人平常很少有机会穿上带兜帽的吓人黑袍。终极无上大师朝他点点头。

“妙手兄弟，对吧？”

“是的，终极无上大师。”

“你可得到派你去寻的物件了吗？”

妙手兄弟从袍子底下摸出一个包裹。

“就在我说的那个地方。”他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干得漂亮，妙手兄弟。”

“谢谢，终极无上大师。”

终极无上大师敲敲小槌，示意大家集中注意力。一阵窸窣窸窣之后，众人大致围成了一个圆圈。

“肃静。明理兄弟会独一无二的至高殿堂啊，”他吟道，“知识大门可已经关闭，足以阻挡异教徒与无知的蛮子？”

“卡得死紧。”看门人兄弟回答道，“主要是天气太潮。下星期我把刨子带来，立马就能把它——”

“行了，行了，”终极无上大师好不耐烦，“只答声‘是’其实也够了。三重圈可已经确实描绘完毕？在此的人可都在此了？对于无知的蛮子来说，他最好勿要出现于此，否则他将被从此地带走，加斯筋被割开，他的募司暴露在大风底下，他的维切忒被无数铁钩撕裂，他的菲堇穿在长矛之上……怎么有什么问题？”

“抱歉，你刚刚说‘明理兄弟会’？”

一个孤零零的人影举起手来，终极无上大师朝他瞪起眼睛。

“没错，明理兄弟会，神圣知识的守护者，我们的历史追溯到何时已无人能——”

“应该是去年二月。”看门人兄弟热心地说。终极无上大师不禁感到，看门人兄弟实在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抱歉。抱歉。抱歉，”那个忧心忡忡的人影说，“搞错了社团，恐怕是。肯定是转错了弯。我这就走，实在是抱歉……”

“并且他的菲堇穿在长矛之上。”终极无上大师意有所指地重复道，他的声音与看门人兄弟奋力拉门的木头噪音相映成趣。“好了没有？还有哪个无知的蛮子走错了路，刚好来到我们中间？”他狠狠挖苦道，“嗯。好。真教人高兴。四座守望塔可已经安全了？或者这要求对你们有些太高？哦，很好。圣洁之裤，可有人想起来要赦免它吗？哦，你？没做错吗？我要检查的，你知道……好吧。还有窗户，可都按照古老的传统，用智慧之红线绑紧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继续了。”

终极无上大师显得有些恼火，就好像来到媳妇家里的婆婆，手指抹过最顶上的架子，却发现上头竟然一尘不染。

好一群笨蛋，他暗想。一堆无能的傻瓜，哪个秘密社团肯碰他们一下？哪怕用一根十尺长的权威之杖戳他们一下人家也不肯的。这些人，最简单的秘密握手也会折了手指头。

但无论如何，这却是一帮有潜力的傻瓜。那些有本事、有希望、有野心、有自信的人，就让给其他社团好了。他偏要选这帮满腹牢骚、愤愤不平的家伙。他们满肚子都是怒气和怨恨，他们知道只要有机会，自己准能搞出大动静。他要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有足够的恶意和报复心，唯一阻挡他们的不过是由无能和轻度偏执筑起的薄薄墙壁。

以及愚蠢。他们个个都宣过誓，他暗想，却没有一个想到要问问菲堇到底是什么东西。

“兄弟们，”他说，“今晚我们要讨论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安科—莫波克的良好秩序，不，它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他们靠得近了些。终极无上大师感觉到了权力那熟悉的刺

激。他们生怕听漏了他一个字。为这感觉，值得穿上这傻乎乎的鬼袍子。

“难道我们不是很清楚吗？安科—莫波克被腐败的政客所奴役，他们大发横财、飞扬跋扈，而善良的居民却处处碰壁，几乎沦为他们的奴仆。”

“我们当然清楚！”过了一小会儿，等众人终于把这话消化之后，看门人兄弟发出了热烈的回应。“就上星期，在面包师公会，我还向奎其力师傅指出过这个问题——”

起作用的不是眼神，因为终极无上大师严格要求兄弟们遮住整张脸，让它们处在神秘的黑暗当中；但他好歹还是借愤慨的沉默截断了看门人兄弟的喋喋不休。“然而事情并非从来如此。”终极无上大师继续往下说道，“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配得上权位和尊重的人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奖赏。在那个年代，安科—莫波克不仅仅是座大城市，它还是座伟大的城市。那是富于骑士精神的年代。那是——怎么，守望塔兄弟？”

一个黑袍的大块头把手放下来。“你指的是我们有国王的时候吗？”

“很好，兄弟，”终极无上大师对这难得的灵光闪现有些恼火，“并且——”

“可这东西好几百年前就闹清楚了。”守望塔兄弟说，“那时候不是有场大战什么的吗？从那以后我们就只有贵族了，比如王公。”

“是的，很好，守望塔兄弟。”

“现在已经没有国王了，我想说的就是这。”守望塔兄弟热心地解释道。

“正如守望塔兄弟所说，王室的传承——”

“因为你提到骑士精神我才明白的。”守望塔兄弟高高兴兴地